

學習沃拉普克語能給你帶來什麼？

fa ,Daniel Y. Zhang’.

我學習沃拉普克語已半月有餘，而我試圖推廣這門語言的道路也已走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人們問我最多的問題不是“沃拉普克語好學嗎”，而是“學它有什麼用”。那麼在此，請允許我告訴那些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的同學們：“**她並沒有什麼用**”。

如果你是在一個世紀以前問我這個問題，我完全可以負責地告訴你：這門語言在全球有上百萬的，遍布五個大洲的使用者；沃拉普克語是當今最熱門的貿易語言；沃拉普克語是唯一被教會認可的全球語言... 等等等等。沃拉普克語在那個時候的熱門程度不亞於現在的世界語，甚至英語。不如說，她傳播的範圍甚至更甚於如今的英語。

不過可惜，一個世紀都已經過去了。你無法像從前一樣用沃拉普克語交成百上千的朋友，因為全世界會這門語言的aficionados也就只有八十個。你無法再憑藉她獲得利益，因為如今的商人早已使用英語進行貿易。你不再被教會的條令所約束，因為你是無神論者。你無法再找到沃拉普克語的小說，政府文件，報紙，甚至任何的書籍，因為上一本沃語書早在半個世紀前就絕版了。你無法在大學選修曾經紅極一時的“沃拉普克語專業”，因為如今沒有一所大學有這門專業，甚至連有沃語資格證的教師也沒有。你甚至找不到沃語的教材和詞典，因為它們像幽靈一樣潛伏在互聯網的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你都無法用Google搜索出來。

“那我為什麼要學？”

沃拉普克語不能給你帶來利益，但她會帶給你快樂。

如果你像我一樣，對語言或者歷史極度狂熱，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這門語言從始至終就不是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而存在的，這一點就連她的創造者施萊爾神父也毫不懷疑。“這門語言是獻給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理想主義者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正因如此，她的語法被極度邏輯化，連他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也經常會犯錯誤。你無法用沃拉普克語表達諷刺，因為這會引起歧義，而歧義是絕對不能出現的。你無法用沃拉普克語表達擬人的概念，因為物品就是物品，它必須用中性代詞而不是陽性或者陰性。你無法用一個名詞就表達疑問的概念，就算你用疑問語氣說出來，你的句子也必須是肯定句，因為你的句子沒有疑問分詞 -li。你無法用沃拉普克語表達任何母語中習以為常的諺語或者短語，因為沃拉普克語要求全球性，當你**不能保證所有會沃拉普克語的人都能準確無誤地明白你的意思時，你的句子就是錯的。**

但這並不代表沃拉普克語很難。舊式沃語的動詞有數十萬種變化形式，遠超過拉丁語的三百種。但我從沒有見過一位沃語使用者抱怨其比拉丁語還難。因為沃語的規則是：繁而不雜。在這數十萬種變化之中，沒有一種是特殊變化。沒錯，她的語法極其繁瑣，但其中沒有一點背離了語學的邏輯。她的每一個詞都只能表達一個意思，每一個詞都只有一種詞性，沒有一個名詞或動詞的變化是特殊的，這使得任何一個學了她的人都不會忘記。我沒有見過任何一種語言可以在如此清晰的邏輯之下保持語法的規律。**沒有人可以說完美的沃拉普克語，因為沒有人的母語能夠保持如此的邏輯性。**

如果這還不足以吸引你的話，不如去查閱沃拉普克語的歷史。作為世界上第一門獲得全球範圍成功的人工語言，她有著極為深重的歷史。**而這些你是無法在那些印刷數量超過一千冊的圖書上面讀到的。**

你可知道，沃拉普克語是第一個有母語使用者的人工語言？19世紀末的芝加哥，一位大學教授自從他的女兒出生起就只用沃語與她交談。最終沃語成為了她的母語，而只有8歲的她可以說出優於其父的沃語，並發明了無數的，連她父母都聽不懂的慣用語。

你可知道，沃拉普克語同時博得了天主教會與撒旦教徒的讚賞？在教皇利奧十三世與1894年冊封施萊爾神父為高級教士之時，一夥法國的反神論者正試圖使用這門重塑了巴別塔的语言作為他們密謀的工具。

你可知道，當時只要會沃拉普克語就可以環遊整個歐洲？一名德國人甚至就他的旅遊經歷寫了一本遊記。

你可知道，沃拉普克語促成了多少對恩愛的夫妻？當時有許多沃語使用者都是女性，而她們很多都是因這門語言而遇到了一生的伴侶。

你可知道，一位美國作家自幼就與他的青梅竹馬學習沃拉普克語，並用她在考試時作弊？他們在課上，課下寫的小紙條就連教他們的老師都看不懂。

不，你根本不知道。不如說，你根本就沒想知道。

你無法了解到學會這樣一門高度邏輯而“繁瑣”的語言後所帶來的歡樂。

你也無法體會到那位作家與他的朋友用沃拉普克語寫小紙條的歡樂。

因為你想知道的是，沃拉普克語有什麼用。**而她沒有什麼用。**